

蘇聯文藝叢書



伊里亞·愛倫堡著 高清岳·淡文合譯

暴雨風雨

本書原名 The Storm
作 者 Ilya Ehrenburg
出版者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蘇聯文藝叢書

6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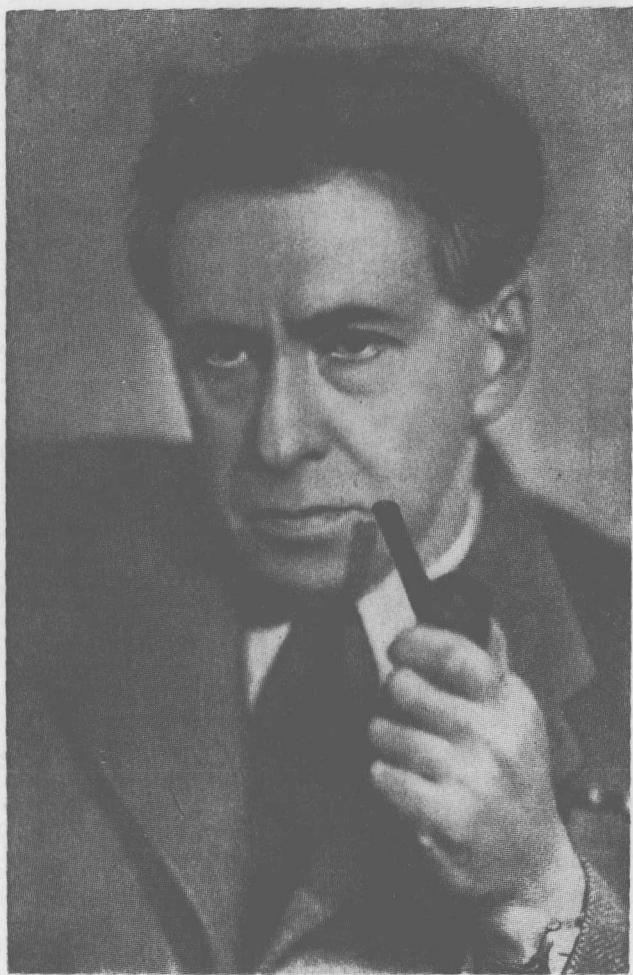
上海造 2001—4000 冊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總 000100 25 開 1312 面 54,0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伊里亞·愛倫堡像

28-го декабря 1950 г.

Дорогой товарищ Гао-Чин-Е,

спасибо сердечное за Ваше письмо и за Ваш труд -
я очень тронут тем, что Вы не побоялись длинной
книги и переводите ее. Если Вы хотите, Вы можете
поставить, как предисловие, следующие
строки:

"Я счастлив, что по-китайски выходит мой
роман. Я знаю,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й народ, переживший
великую бурю, знает цену победы. Я убежден,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й читатель поймет думы и чувства совет-
ских людей, сражавшихся за свою Родину и за
свободу для всех народов мира. Я пользуюсь
этим случаем, чтобы выразить мое восхищение
великой эпопеей Китая, который показал друзьям
и недругам, на что способен большой народ, осозна-
вавший не только свою силу, но и силу своей
правды".

Простите, что отвечаю с опозданием -
меня не было в Москве.

Желаю Вам всего лучшего и жму Вашу руку.

Н. Эрнбург

愛倫堡同志的來信 一

愛倫堡同志的來信

高清岳同志：

深深地感謝你的信和你的勞作——我很感動，你不怕書的冗長，而翻譯了它。

假如你願意的話，你可以把下列的話當作序言：

『用中文出版我的小說，我感到榮幸。我深知中國人民在經歷了偉大的暴風雨之後，是知道勝利的價值的。我確信中國讀者們瞭解蘇聯人民爲自己祖國和全世界人民的自由而鬥爭的思想和情感。我趁此書出版的機會，來向中國的偉大的革命史詩表示我的崇敬。它給朋友和敵人表明了中國人民不但能夠意識着自己的力量，並且也能意識着自己的真理的力量。』

請原諒，回信遲了，這是我不在莫斯科的緣故。祝你好，並緊握着你的手。

愛倫堡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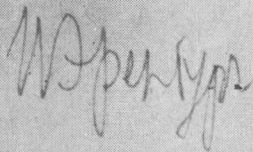
Москва, 28 июля 1951г.

Уважаемый товарищ Гао-Чин-е,

Я получил
присланный Вами перевод "Бури". Сердечное
спасибо Вам за внимание и за сделанную
Вами работу.

делаю Вам всего хорошего.

С дружеским приветом



尊敬的高清岳同志：

你所送來的『暴風雨』的譯本，我已收到。衷心感謝你的關懷，和你所完成的工作。
祝你一切順利。
並致親切的敬意。

愛倫堡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於莫斯科。

希維索夫向佛拉可夫說：

「我知道這不是你專業範圍內的事，賽琪·彼得洛維奇，但是如果你處理了大羅許廠的事務，我一定非常感激你。我們必須和朗西安認真地談一下。這事情裏面確有可疑之處。起先他催促我們，而現在他却把事情延宕下去。」

佛拉可夫是一位新人——他來到巴黎才四個月，但他精通法語；當他的同事們對他嫺熟的發音表示驚佩時，他哈哈大笑道：「我是一個巴黎人呢……」他的父母在巴黎住過很多年，在此地相遇，而且在此地結婚；他們在革命後才回到莫斯科。賽笠奧若（賽琪的愛稱——譯）那時祇有七歲。

妮娜·喬琪芙娜不願意孩子忘記他的法語，所以常常用這種語言和他談話。爲了某種理由，她相信她的頭生孩子將成爲一個詩人。賽琪對於許多事情——如旅行，工程，和戲劇等，是一個熱誠的人，他從來沒有寫過詩。但是在他的秉賦裏面，確有詩人的氣質，他對於担當的工作總是抱着熱情，而且顯示出稀有的感動性。他熱烈地交結朋友，又熱烈地和他們爭吵，常常對於別人所忽略的事情熱愛着，對於別人視爲當然的事情加以非難。他並沒有野心，也從不想表現自

己，儘管如此，在他所遭遇的任何環境之內，他却明顯地表現得出人頭地。在他孩提時，妮娜·喬琪芙娜玩笑地呼他爲「我的小法國人」，顯然他使他母親回想到的那裏消磨了她青春歲月的城市。但是賽琪實在缺乏潛藏在那吵吵鬧鬧、閃閃發光的法國人的外表之下的內在的寧靜。他常常魯莽地行動，從一個極端衝到另一個極端；他真正應該被人家責備沒有頭腦，但是他所犯的錯誤使他感到痛苦，而且他從不企圖爲自己尋覓藉口；直到二十八歲的年齡，他依然和年輕時一樣的天真而苛求。

他生命史上的浪漫時期剛剛和農業集體化的時期相湊合。他那時是一個頭髮蓬鬆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員；他被派到烏克蘭，他在那裏聲嘶力竭地辯論，在崎嶇的道路上奔波，作着千萬種計劃，而私下裏把他每天四分之一磅麵包的口糧分成兩塊。留在他臂肘上的傷痕是這些時日的永久紀念——那是在某一個秋夜裏，被射擊着的。隨後他進入大學，但就在那裏，他也不知道寧靜——他是永遠匆忙的；而且一離開那裏，他就被派到庫茲內茨克——壕塹中的生活，深及實際的泥漿，下水道的挖掘，成羣的虱子，像死去樣的無夢的熟睡，像夢境般的醒着的時光——大膽的計劃，人類痛苦的繁多與嚴酷，以及像旺盛的叢林般從大草原上矗立起來的城市。

賽琪珍藏着一幀小照——照上是一個有着濃密的髮辮繞着頭額，和一雙和藹而又端莊的眼睛的女郎，像屠格涅夫小說中的一位女英雄，或者一位莎菲亞。彼樂芙絲卡雅的朋友，這是妮娜·喬琪芙娜以前從牢獄釋放出來時候的照片。當她從事地下工作的時候，曾表現了英勇和忘我的忠

誠。後來照顧臥病的丈夫，和撫育兒女的責任，壓到了她的肩上。她的丈夫，一位成本會計師，是一個理想家，人生對於他好像是一座和諧均衡的大廈，當他偶然地遭遇到這樣或那樣不合於他崇高理想的細枝末節時，他就會激怒起來。他會抱怨道：「我們裁剪衣服，盡了我們最大的努力，但是看看這些年青人怎樣在縫製它！祇配放在廢品展覽會裏陳列……」他在十五年前死於肺癆病；妮娜·喬琪芙娜必需很辛勤地工作，才能像樣地培養起她的兒女——伐西亞，那較小的兒子，那時十一歲，而奧兒加才六歲。妮娜·喬琪芙娜在一個學院和一所小學校裏教授法文，在夜間還從事翻譯工作。

在她的生命史中沒有任何戲劇性的插曲，她和丈夫和睦相處，她愛好她的工作，但是她不感覺到滿足，直到五十三歲的高齡，她依然是一個夢想者。賽琪不僅是她的兒子，而且也是她的朋友，她常常和他作冗長而坦白的談話。她以為伐西亞過於呆鈍，而她女兒工於計算的心，又使她害怕。她認為賽琪才是她內心秘密的情感的化身。她從來沒有對她丈夫懷過妒意，但是她却悲傷地想到賽琪一旦愛上一個年輕的，而且在她想來一定是輕佻的女人時，就會對他母親表示冷淡的可能。當她看到她兒子對異性的迷戀，像風暴一樣沒有來得及爆發而就掠過的時候，她覺得很寬心了。

當她聽說賽琪將被派去巴黎的時候，她真驚喜得週身顫慄：他將看到那消磨了她生命中的黃金時代的城市，這應該使他們更加互相親近；但是她對於巴黎又懷着一種空漠的妒意。在臨別時

她囑咐他道：「你到了蒙蘇里，去看看一張池邊的坐椅，進門第二張，在篠懸木樹下，父親和我相識後，常常坐在那裏的。」賽琪微笑着，心裏在想——「母親忘記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當他到達巴黎時，他感到迷惘了：呈現在他面前的，正就是他母親常常告訴他的城市。無疑的，那椅子仍舊在她所說的地方……賽琪在他短短的一生中，經歷了這麼多事情，看過了這樣多的東西，使他不能相信靜止的可能性。這麼久以前，他不是看見過高爾基街上的全部公寓住戶馬馬虎虎地從這裏搬到那裏嗎？但是在此地，人們好像就不能從他們住慣的地方遷移。老年的老太太穿着臥室的拖鞋坐在公園的椅子上。而那邊戴着單眼鏡的紳士——怎麼，他竟是莫泊桑所描寫的人物！……每一樣東西都似乎這樣熟稔，因而不覺得不真實。

他從莫斯科度着艱難嚴肅的歲月時來到巴黎，他的頭髮已經露出斑白，苛求而懷疑。莫斯科生活在一個暴風雨將臨的警覺中；而當巴黎人對於近在咫尺的馬德里的浩劫很少關心的時候，祇在最近，在嚴寒風雪的晚上，展覽在普希金廣場的西班牙地圖前，却擠滿了凝神佇立的羣衆，在這些羣衆的沈默中，透露出焦慮，義憤和信心。聳人聽聞的法院審判接二連三：叛逆案的審判；法院訴訟程序的報告，混和着德國師團在維也納廣場上的踐踏聲，巴塞羅納的悲號聲，交織着秘密談判和軍事動員。於是揭開了慕尼黑的一幕……在這些年月裏，莫斯科的人民生活在緊張和不安的狀態中，局勢的頂點即將到臨。而接着這些嚴肅的莫斯科夜晚之後，賽琪却看到了顯得像市

集上的旋轉機般的生活——不停地輪轉着，閃爍着，輝耀着，直到刺傷了人的眼睛，昏暈了人的頭腦。這城市像慶賀新婚的家庭般燈火輝煌；似乎人們根本不知道死神正潛伺在他們的窗外。同樣地，悠閒的垂釣者在賽納河畔打瞌睡，賀拉西（拉丁詩人 G. H. C.——譯）的愛好者，當他們搜尋舊書攤的書櫥時打着噴嚏，又是同樣地，流浪的歌唱者，在街角上唱着瑣瑣的愛，她是不可抗拒的，而又那樣遷就。且慢，賽琪，這是不是實在的呢？難道一九三九年不已近在眉睫？庇里尼斯山的那方不是已淪為廢墟和坟墓？瀕臨滅亡的布拉格不是在垂死的慘痛中向它的朋友呼救？在萊茵河上不是已經架起了砲位？也許巴黎已經失去了知覺，忘記了開鐘，好久沒有扯日曆了吧？也許一位長髮的演說家將從鄰近的咖啡館裏跑出來召喚那些巴頓公國的浪漫主義者，聯合一班聖安東尼郊區的藍衫工人去種植自由樹？也許希特勒是一班失業的漫畫家們的幻想的虛構？

隨後賽琪環顧四周：在這個一切樂天安命的外表的裏層，他發現了悲哀；就在這城市的歡笑中蘊藏着愁慘的感觸；一切嘲弄和戲謔，流行的歌曲，甚至一對對情侶準備一次旅行的耳語，祇有上帝才知道要到那裏去。巴黎轉輾反側地昏睡着，不管發生什麼，它需要昏睡下去！……

這城市一天天愈來愈強烈地吸引着賽琪：他愛上了那沒有光彩的謎樣的賽納河，那石鋪的人行道——一時灰藍，一時變成嫩紫，常常被雨水沖洗着，反射出一陣陣閃爍的光輝——愛上了那

冷寂而狹隘的街道，那陰寒的發散着海的氣息的空氣，那豐饒錯落的花枝，珍珠，和眼淚，那即使瀕臨死亡的邊緣還在恣意嘲弄的人羣的滲透了愁慘的歡笑，他所愛上的，不是來自世界各處的成羣結隊的旅行家們所日夜觀光的美麗而輝煌的巴黎，却是愛上了那灰色的，日常的，平凡却又不平凡的巴黎。

他的工作留給他很多的閒暇；他常常在城市中遊逛；而他的工作也引他走向各種不同的工廠，在那裏遇到各種不同典型的人物，發掘到他們靈魂的深處，同時觀察到文雅的巴黎社會的相反的一面。他所看到的許多事情激起了他的憤慨，他意識到自己有另一種命運，意識到他與另一種樣式的生活之間的重要的聯繫，那是這些人民所不能理解的。過去若干年，已經使向來自信，而易於熱情起來的賽琪，染上了一絲沉默，甚至有些陰鬱。但到此地後，他不但必須去遇見那些他所陌生的，而且還有他所敵視的人。他寫信給妮娜·喬琪芙娜說：「你總不會相信的，我已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外交家！我對於想毆擊他下巴的人報以微笑，我對於那些應該送上綫架的人舉杯相祝。這裏許多事情都是腐敗的，然而這城市是值得驚奇的，而且我對於這裏的人民抱有一種好感。」……

一個五十歲左右，有着一副老演員一樣漂亮而萎弱的面容的人，走進了賽琪的辦公室。朗西安略一猶豫，隨即不安地微笑着說：

「請您不要生氣——大羅許廠正在進行改組，我一定盡最大的努力把事情辦妥。」

兩天後他們再度相遇。在會晤前朗西安喫了頓好午餐，並且乾了一瓶葡萄酒。忽然他陶醉於過去的回憶：

「在我讀大學的日子，我常常遇見俄國的流亡者。很可愛的人們！有一次他們邀我參加晚會。呂那却斯基先生在場，還有別的人，一位雕刻家，他的名字很難讀……」

賽琪幾次想把談話轉入手頭的商務上，都沒有成功。朗西安不樂意了：

「你認為我是一個商人，是不是？這純粹是偶然的，是由於少年時期的魯莽得來的沉重果實。怎麼，我曾經夢想變成詩人，寫詩，並且有一天……」

賽琪皺了眉；朗西安呐呐地說道：

「請原諒，我恐怕說得離題太遠了……」

但是賽琪重新友誼地微笑着：

「這樣說來你愛好詩歌？聽見這話是很愉快的。我正想認識一位熟諳法國詩歌的朋友。」

在這以後，就很難謝絕邀請：佛拉可夫先生一定要在星期四光臨——有幾位藝術家將到場，雖然今天事實上談不到有藝術——我們是生活在不同的時代……再說，朗西安也樂於把俄國客人介紹給他的家屬。

「我們相互間必須有更好的了解，不管怎樣，我們兩個國家現在差不多是同盟者了。我的合夥人是半俄半法的。就是說他現在是法國人，但他出生於基輔。他的名字是萊奧·阿爾潘特，一

位傑出的天才工程師。他在革命前離開你的祖國，那時他還是一個小孩子，但他記得他的俄語。他現在不在巴黎是多麼可惜的事。我的公司到現在已經與俄國人做了八年生意，而我們之間從來沒有發生過互相爭議的事情。彼得·柯柯先生常常來我家裏過訪，他現在在莫斯科，希維索夫先生告訴我他已出任高級的職位。請再給我一星期的時間——這祇是一次小小的改組……。」

繆理斯·朗西安是所謂「老巴黎」的活生生的代表之一。沒有多少人聽說過大羅許廠，但人人認識朗西安——他從不錯過一齣新戲上演的第一夜，或者一次美術展覽會的開幕。他崇拜藝術，他的郊區住宅珂貝葉真像一所鄉村博物館——黑人的偶像，古代的手槍，一個排滿了古董瓷器的架子。朗西安生活豪華，在珂貝葉輝煌的燭光下宴客。超現實主義者，教授，甚至一位參議員都列入他賓客的名單。朗西安愛好談論鄉居生活的靜美，但是當真讓他索居鄉野，他又感覺單調——他渴望城市的光彩，成羣的朋友，和熱鬧的爭辯。他體重八十公斤，但是雖然如此，他的家庭醫生毛禮樂，却很合宜地稱他為「雙足蝴蝶」。

繆理斯·朗西安是一個貧苦的鄉村雜貨店老闆的兒子，還在他少年時代就離開安靜的尼烏來到巴黎：他的父親希望他能在世上成功立業。繆理斯進了工藝學校，考試勉強勉強及格，騰出全部空閒的時間來讀詩。他買了一頂邊非常闊的帽子，不高興打領結，頸上圍着一條土耳其肩巾。用了父親寄來給他製衣服的錢，他出版了最初也是最後一期的「神使的三葉草」雜誌，除了登載他的詩篇外，還加上一篇青年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文，那人後來變為一個棉花進口鉅商。很多年青女

子喜歡繆理斯，但是他很害羞，他的交際從不超過情詩和偷吻的範圍。

在一次以獎助藝術而著名的一位勒福夫人邀請的舞會上，他認識了名叫羅許的工廠主的女兒。瑪瑟蘭不能算美貌，但是她具有自然的風姿和獨特的個性。她看不起她父親的許多熟人、她的親戚以及和她差不多年紀的人，因為他們崇拜金錢；她孤獨地生活在一個幻想的世界裏。朗西安以他浮淺而又誠摯的夢想，他對於詩的愛好，和忘我的精神感動了她；她愛上了他。羅許盛怒地反對他們的結婚；並且不以恐嚇和叱罵為滿足，他把女兒關鎖在他郊區的別墅裏。短時間以後，瑪瑟蘭在半夜裏衝進了繆理斯所住的陋室，帽子也不戴，披頭散髮，而且穿了過於長大的別人的衣服。繆理斯真是驚喜交集；他吻着這女郎，但是一面接吻，一面却敦促她回到她父母那裏去——他是一個重感情的人，但是意志薄弱。倒是瑪瑟蘭解決了一切問題：她把衣裳掛在釘上，留住了下來；第二天早晨她奔出去買麵包和牛奶，好像她生平做慣了這一類的事情。終於羅許不得不屈服——她是他的獨生女，而當他的妻子告訴他快要做外祖父時，這老人軟和下來了，和那一「遊手好閒的」進行了和解。

在學校畢業後，朗西安開始在岳父的廠裏工作，停止了寫詩，而且漸漸地學會了做生意。一年後大戰爆發。朗西安曾自認為是一個懦夫——他害怕岳父，害怕譏謗，也害怕顧客。但是他卻變成一個不算太壞的軍人，而且領到了戰鬥勳章。在他的回憶裏，戰爭好像是一些很高尚的東西；他不但忘記了泥濘，虱子，德國「行囊」式飛機的縱昇，甚至也遺忘了他的戰友們的死亡。